

「私家秘藏」

今日再现」

中国 秘本 小说 大系

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林 鲤 主编

鸳鸯针

九命奇冤

情梦析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明末拾珥楼写本

鸳鸯针

[明] 华阳散人 编辑

林鲤 主编

目 录

	打关节生死结冤家 做人情始终全佛法	(1)
第一回	黄金榜被劫骂主司 白日鬼飞灾生婢子	(1)
第二回	新贵惹秋风一场没趣 寒儒辞乡馆百事难成	(11)
第三回	艳婢说春情文章有用 船家生毒计甥舅无知	(21)
第四回	成进士债主冤家齐证罪 说仇人泥犁刀剑总生花	(32)

打关节生死结冤家 做人情始终全佛法

诗曰：

得失微茫莫强忧，况从秘密创权谋。

功名纵夺乾坤巧，富贵还贻孙子忧。

大物每教明似镜，至公何取曲如钩。

将军猿臂夸三捷，终向东陵讳故侯。

凡人一饮一酌，莫非前定，没有可强求得来的道理。纵有因求而得，也是他精神坚定，福力应之，就是不去求，也应该得。所以道“前定”二字，冷淡了许多覬覦的念头，销磨了许多暴躁的手脚。世人每因求而冀得，因得而妄求，直到后来收煞不住时节，方始叹悔，这也迟了。譬如做生意的人，拿了自家本钱，也要等他运气亨通，机缘凑巧，不论在家走水，整千论万来撰银子；若是时运不通，缘法不凑，要撰三厘半分，费了偌大精神，还不能勾。莫说撰三厘半分，连那自家本钱，还有折得精空的。况乎功名二字，关系尤大，享用尤奢。一个穷秀才，不上半年之间，中了举人、进士，就去带纱帽坐堂，宰百官，治万民，耀祖光宗，封妻荫子，这个岂是可以侥幸得来的么？却是那打关节的着数，自有开辟以后，即便有之。古来也有关节得利的，一般居尊官，享厚福，子子孙孙奕世簪缨。这岂不是可以强求的榜样么？不知俗语说得好：买举须当中举之年。这句俨然有个可求不可求的道理在里面。如那不当中举之年，妄求非福，机事不密，

一旦败露，名实俱丧。那时要依旧还他一个秀才也不可得。大要总不可害人之功名，以成自己之功名，这尤是第一件要着。我且说两个比方与你听着。

曾闻得昔年有个秀才，做人忠厚，肯行阴鹭，祖先俱是循良守分人家，只是家贫不能上进。那一年有了科举，赁寺中一间房，在那里攻书。场事已近，忽一日邻舍房头一起秀才，唧唧啾啾一会，久之高歌痛饮，叫号欢呼，聒噪的了不得。稍顷，忽然寂静去了，这秀才耳根才得清静，却睡不着。在那寺廊下闲行，忽见廊下有一位女子冉冉而来，将近身，秀才道：“你何人？”女子道：“君休怕。妾乃是鬼，此来非有祸于君。闻君立心清正，力行向善，妾特报君功名大事。适才那班秀才饮酒，乃是买场屋中字眼的，在此成交。其题目关节，俱被妾听得，今传与君。妾父昔谪此地，妾死于此，将柩寄寺中廊下。君若得志，烦到某处，传妾父早来搬柩归葬。以君忠厚，不负所托，故敢烦君耳。”即将那人如何关节，对这秀才说了。这秀才依法用之，果然高中。到填榜时，那房师见拆号的不是前日所说的名姓，暗自惊异。相会时问他缘故，他将遇鬼传心的事，直直说了。房师道：“足下必阴德高人，从此前程远大，不卜可知。”这秀才果然联捷中了进士，做了高官。

又闻得有个举人，往北京会试，这举人少年高才，学问精熟，自夸定然是联捷的，会元、状元拿在手中。那一日正进头场，这举人到了号房，收拾停妥，才待歇息，忽然一个举人进来寻坐号。那人彪形大汉，语带北音，手中不拿东西，只是肩膀上驼了一个大砚，约莫有磨扇大小，查号坐下，就在他紧邻。这举人暗笑道：“场中拿这样大石砚进来做甚么？显得他力气大不成？若是拿来打人，荡着些尖角儿也要打个稀烂。”须臾题目传到，他提起笔来，一面想，一面写，完了一篇。他且暗暗去张那大

砚，只见那大汉将块墨在砚上用力磨。且不管他，又低头完了第二篇，还见大汉在那里磨墨。他又笑道：“这人莫不是不曾吃饭进来？若拿这池墨水吃下肚去，也撑个肥饱。”又完了第三篇，那大汉还在那里磨墨。他道：“这人只管将墨磨，磨到甚时方住？且看他如何收煞，将来做个笑话儿出去说。”又将自己那三篇稿儿吟哦一遍，甚是得意。正打帐去做的，只见那大汉跳将出来，对他道：“闻你刚才读法，文章自然好，是要中的。但我西北人，文理生疏，兄可将那稿与我，你再另做，万事皆休；不然，我将这砚池墨水将卷子涂污，两个人都不得中。莫若把来送我，还落得做个人情。”这举人又好笑，又好恼。看那人形粗力大，又斗他不赢，只得叹了一口气，将那三篇稿上文字与了大汉，那大汉欢欢喜喜去了。他重新另做三篇，连经文都做了。只见大汉又来到道：“兄适才送我的文字，想是决要中的，我又不会做经，可惜也是枉然。你不如做个全情，把那经文也送了我。倘若中了，决不负你。”这举人想了一想道：“三篇好的已是与他，后三篇甚不协意，既不得中，写他何用？不如都送了他，下次再不要遇着这样凶徒罢！”即将卷子交付与他，拂衣出场。那人果然中了。后来访他，他替谋为中了进士报答他。

你看这个鬼告关节；那个是力夺文字。似乎这两件，也是场屋中极奇怪的事了，却不是暗中害人益己，所以也没甚伤心切骨的仇恨。在下还说个害人成己的，后来水清石出，弄得自家功名也无，险些死无葬身之地。看官且听着。

第一回 黄金榜被劫骂主司 白日鬼飞灾生婢子

《渔家傲》：

画断粥齏磨穿鼻，织成几个风流字。指点贵人新样子，夸乡里，冷魂穷债还经史。魁星夜半无间隙，闺中榜上真消息。移胎接种浑无迹。都不必，哭者笑者酸风滴。

话说浙江杭州府仁和县有一个秀才，姓徐名必遇，字鹏子。乃祖做过都御史，因建言去职，归老林下。二十余年，秉性清介，屡起屡蹶，因此官业也不甚富厚。乃父是饱学秀才，名场不利，补了廪，挨次出贡，做了两任训导，卑官冷署，郁郁不得志，不久也告归家了。这徐鹏子又拿了这副穷饭碗，十八岁上了学，娶了一位浑家王氏。这王氏也出自宦族，也晓得读书是第一流的事。但徐鹏子生长宦门，终日捏着的是那两本子书，晓得甚么叫做营生？坐吃山空日久，将乃祖做官时几片房屋卖了；后来，又将祖遗下几亩田儿也卖了，单单剩得一片老屋，是乃祖发迹的地方，自家留着住，动不得的。喜得自从进学后，一等二等科举次次不得落空。虽则观场几遭，总是不得挂名榜上，论他那才学文章，就也是学中出尖的人物了。那一年有了科举，在家读书，晚间无事，对浑家道：“我这番决要中了！”王氏道：“怎样晓得？”徐鹏子道：“我这‘四书’，拟题，篇篇都揣摩过了，况又是《春秋》那经上大小题目逐个做过，算来这些孤经，有科举的朋友没有在我之上的。我这番不但要中，且不出五名之外。耐

烦月余，你端然是举人娘子了。”王氏道：“只不知命运何如。连走几科不中，又无生殖，田产卖得罄尽，仅留了这片老屋，这科再不中，只得又要寻替身了。但愿文福双齐，替祖宗争些光辉，替妻子出些穷气，我就终身布衣淡食，情愿罢了。”说罢，象得要落下眼泪来。鹏子道：“劝你放心。这科包管决中，赔也赔得你一个举人。若还不中，不但无颜见你，也无面目再见那些亲族朋友了。”王氏道：“但愿如是，就当拜谢天地。”这正是：

只谓才不如己，争道巧不犹人。

指望一朝腾霄汉，谁知穷鬼不离身。

却说同学内有一个秀才，姓丁名全，字协公，其人也是世家。乃父累官至工部侍郎，宦途颇顺，广积官资。这丁协公偏会经营，又时常到他年家门生各处，括他几个抽丰。他的家私只有日挣起来的，除吃酒嫖赌之外，没有一文钱放空，错了与人。只是逢考之年，就要破费他些须了。头一件，要买头二等。第二件，就要在大场里弄些手脚。也有遭把被人扎伙囤骗过了他，他却此念不休。每科定要钻头觅缝，到处摸索，直等榜发那一日才得安静。此是他从进学后科科如是，不足为异的。

那一年也弄了一名科举，却值那本府推官姓莫的，是他父亲年侄，自到任时，丁协公已自备了厚礼，认过年谱的。他想首府推官少年进士，又有声望，决然是要入帘的，他也不等临场，值科考案发有名，就备了整齐戏筵，去请莫推官。酒中附耳道及场屋要借重的意思，那推官怎有不乐从的？丁协公就取了大街上一所房契，价银三千两，送与莫推官权为质押，候榜发有名，即将银贖契。莫推官道：“既系年家，分当效力，焉敢受谢！”丁协公道：“虽然年家弟兄，这回又是师生了。况仕途上又可相资借，些小微意，何足计较？”莫推官欣然领命。这正是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

谁道人谋不胜天。

到临场时，莫推官果然首取入帘，即将字眼关节写了，弥封紧密，差的当人送与丁协公。丁协公暗喜不迭。这莫推官又想道：“老丁外面也罢了，不知他腹内文采何如。万一进场交了白卷，或是完卷文理不通，不好呈上大主考，叫我也难处置。却不是丢掉那三千现物了？”随即又写了一封密字，差人送来。丁协公接着，打开一看，内云：

阌外之事，将军主之。马服君空读父书，虎贲仍归内府也。炤亮！炤亮！

丁协公读了那字儿，不解意味，又不好拿与别人看，反复寻思道：“他此时寄来的书信，断非他事，可知一定是阌内之事。这字上文法，好不糊涂，令人难识。”又检出那字儿翻来覆去，逐句猜去，道：“我已解得了。阌外者，犹言帘外也。空读者，不知兵法也。虎贲之数，三千也。分明说是帘外之事，叫我自作主意，倘文字不入格，那三千之物，定要还我的！”拍案大叫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确乎无疑。但字句的意义，我虽猜着，所言之事，颇中我病根。万一场中不顺手，不能中式，却不白送了三千么？虽则老莫算小，却也老成。”这正是：

君王若问安边计，

先须粮足与兵精。

其时学内又有一个秀才姓周名德，绰号白日鬼。这人虽是秀才，全不事举子业。今日张家，明日李家，串些那白酒肉吃。别人着棋，也在旁边算子斗采；别人打牌，他插身加一的拈头。终日醉醺醺吃不饜饱，家里那只缸灶儿也是多支了的。到那有财势的人家，又会凑趣奉承，贩卖新闻，又专一拴通书僮、俊仆打听事体，撺掇是非，撰那些没脊骨的银钱。是以秀才家凡有大小事，俱丢不得他的。莫说丁协公是个富贵公子，他日日要见教

的；就是徐鹏子一个穷公孙，他看他考得利，肚里又通，也时常虚卖弄，三两日来鬼混一场去。总不如那丁公子与他贴心贴意，分外相投，一刻也离他不得的。这正是：

嫖赌场中簾片，文章社内法喜。

虽然牌挂假斯文，不如尊俎白日鬼。

却说丁协公看了那条字儿，委决不下，踌躇了一夜，次日侵早，着人去请了白日鬼来。周白日道：“昨日有些小事，不曾会你，场期已迫，看你的气色好的紧，今科定要高发的。请问呼唤何事见教？”丁协公道：“小弟有桩心腹事，本不可对人言的，但与兄何等相契，这样大事没有相瞒之理，特请兄来商议。”周白日手舞足蹈道：“何事愿闻。”丁协公道：“莫公祖是敝年家，你是晓得的。他近日取入帘，临行时说他慕我才名家世，送了一个字眼与我，叫我场中如此如此。我又不好却他美意，你说该做不该做？”白日连忙作揖道：“恭喜！贺喜！兄如此高才，又有莫公祖内助，此番定是解元无疑了。怎样不该做？”丁协公道：“我也晓得该做。但我平日做文章的毛病你也晓得的，一时题目不顺手，就有些生涩。弟心下除非文字里边，也着些水磨工夫，不负老莫刮目更妙。兄有甚妙法；请教一二。”周白日道：“这有何难？我有个表兄姓陈，字又新，他是府学老秀才，他每科顶了誊录生名字进场。因他积年老靠，场内该誊的文字，都从他手里分散，他一科也望这里头撰整千的银子。你有事待我替他商量，再没有个不着手的。”丁协公大喜，连忙着人备酒内室，催促快去寻他。

不一时，陈又新来到，邀入密室坐下。陈又新道：“久仰！久仰！老兄相召之意，家表兄已说明了。但不知所治的是那经？”丁协公道：“《春秋》。”陈又新道：“更妙！待小弟进场内选那《春秋》有上好的文字，截了他卷头，如此如此，用心誊写，将

那法儿安插进去，十拿九稳。只不知莫公祖作得主否？”丁协公道：“莫公祖声名赫赫，监场御史也让他三分。这到兄勿愁他。”陈又新道：“这等一定是恭喜的了。但莫公祖念年谊，白地做情；小弟辈是贫士，老盟兄须大大开手，也还是便宜的。”丁协公道：“这是自然的。”因拉了周白日出席来商议。两下传递，从一千两讲起，煞到四百两，陈又新方终允了。约到陈又新临点名进场时，才传授那心法，各自散了。白日鬼两边都得了个肥头，自在的等候不题。这正是：

安成攫日遮云计，
来凑锦衣玉食人。

到了临场那一日，那徐鹏子也不等黄昏就出场来了。欢欢喜喜进门，走到香火祖宗面前，深深礼拜。王氏接着道：“场中文字何如？”鹏子道：“这科不必说了，七篇文字都是做过的，犹恐还欠敲推，在场中慢慢腾腾的，着些摩精刻髓的工夫，清清正正写了。再读一遍，真正是字字铺霞，篇篇绣锦。呈进内帘，没有一个不鉴赏的。除非是瞎了眼的房师，他摸着嗅香也该取了。”把那浑家王氏说得欢天喜地的了不得。

不几日煞了场，传是明早发榜了。那徐鹏子夫妻两口那里睡得着？听见打了五更，心下疑鬼猜神的，就如热锅上蚂蚁，那里由得自己！约莫打过五更一会了，还不见动惮。又渐次东方发白了，听得路上闹烘烘的，此时身子也拴不住，两只脚只管要往门外走。一开了门，只见报喜的人跑得好快，通不到自家门首略停一停。问他解元是甚人，还要跟着那人走了几间门面方才肯说。鹏子道：“事有可疑了！天已大明，且到榜下去看一看。”来到榜棚下，单看那下面“春秋”两字。见了第三名就是《春秋》，着字儿看将上去，也是仁和人，上面却是丁全。心下想道：“这人是《春秋》中平日极不通的，为何到中了？且自由他，看后面。”

着从前直看到榜末，又从榜末直看到前，着行细读，并不见有自家名字在上面。此时身子已似软瘫了的，眼泪不好滴出来，只往肚子里撞，靠着那榜篷柱子，失了魂的一般，痴痴迷迷。到得看榜人渐渐稀了，自家也觉得不好意思，只得转头闷闷而归。那一路来一步做了两步，好不难行。正是：

败北将军失节妇，刺字强徒赃罪官。

低头羞见故乡面，举子落第更应难。

那个丁协公榜发高中了，报子流水来报。大锭细丝打发了报子，即时装束了去赴宴。次日忙忙拜房师，谢大主考，家中贺客填门，热闹不过。真正是锦上添花，富贵无赛。正是：

东家愁叹西家唱，

一样天公两样人。

却说徐鹏子看榜回家，好不难过。走到自家门口，那只脚就是千百斤重，门槛也跨不进去。那王氏等到日头红，见无消耗，知得是又没捞摸了，坐在房里暗自流泪。徐鹏子进得屋来，不见浑家，知道无甚趣味，他也去坐在一边，长吁短叹，呼天恨地，拍着桌案骂那房师瞎了狗眼，文字好歹也不辨识，自言自语魑魍的一样。

他家里有个丫头，名唤春樱，年纪有十六七岁，人物也生得干净。徐鹏子拿他当小菜儿来搭搭嘴，时常偷做些事情，也非一日。王氏虽不甚妒，到眼睛前忒不象样，也时见教春樱几句把，这也相习为常，不见可怪的了。这两日来，家主公、主婆两个人都是焦躁的，都没有甚好腔气，那徐鹏子出不成，进不是，嫌苦骂淡，抛碗撒碟，家中好不生分。王氏欲安慰丈夫一番，只是自家也在伤心之际，一时讲不出口。就做讲时，言语未免激切，又怕不能解劝，反添起怒气来，只得隐忍，时常倒叫春樱来伏侍他。那晓得徐鹏子动了一番真火，怎么解得？就使如花似玉的

人，心下刻意爱恋的，此时也看不上眼。不到面前也罢，到了面前，不是这样不好，就是那样欠佳，开口骂得惊天动地，急了时还赶上踢了两脚才罢。那王氏见丈夫这般吵闹，只道是春樱不肯梯己小心，反激触了他，未免又要见教春樱几句。正是：

斗虎争狼，苦杀小獐。

一之为甚，夹攻难当。

春樱到也无怨恨之心，只是当不得两下罗唆，眼睛终日哭得红红的，却似个落第女秀才一般。

那一日徐鹏子正在纳闷，只见同社朋友送来一本五魁朱卷，他忙忙掀开一看，道：“解元的文字，也不曾高似我的！”次第看到第三名丁全，从破题读起，顺顺溜溜，好不熟泛。讶道：“这文字是我的！”再看第二篇、三篇，至第七篇，一字不差，都同他的墨卷一样。心中想道：“我那日的文字难道是鬼替我做的？如何有的相重？”又道：“或者与他联号，偷看了我的稿儿，抄得将去？就是抄去，也难得恁一字不讹！”惊疑不定。又想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，我且查我的落卷，出来一对，看是如何批点。”忙忙访得寄落卷所在，查了字号，寻来寻去，并没有这一卷。又恐怕混在别学，去将杭州一府的落卷，都查遍也没这一卷。他心下疑怪，且自回家。正走到自家门口，只见前面一个醉人走来，他站着一看，但见得：

两眸蒙松，满面汗泚，方巾半歪半整，好似糊灯纸人。脚步一高一低，犹如线牵傀儡。冲口打饱呃，吓退天上雷公；喷鼻逆糟风，醉倒酒量下户。不是盗瓮吏部，就是乞墦齐人。

到得近前，见是那周白日鬼。徐鹏子道：“连日不见，请过寒舍奉茶。”白日鬼道：“既相遇，岂敢过门不入。”随让进门。徐鹏子道：“那里饮得恁醉？”白日鬼一个哈哈道：“有偏。我在新贵人那边叨扰来。”徐鹏了道：“谁家？”白日鬼道：“就是丁协